

述过往以鉴未来：中国文学英译研究综述与反思

冯正斌

摘要：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历史悠久，对于英语文学的发展影响深远。无论是中国古典文学还是近现代文学都与英语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互动关系。随着中华文化“走出去”进程的加快，中国文学英译研究成为众多专家学者关注的焦点。因此，回顾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译介情况，分析中国文学与英语文学的互动影响及中国文学英译研究概况，并对国内英译研究进行评论和反思，将有益于我们进一步理清研究思路，明确问题导向，推进中国文学英译研究健康发展。

关键词：中国文化“走出去”；中国文学；英译研究；综述与反思；影响与接受

中图分类号：H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447(2020)01-0083-06

文学作品的译介一直是促进文化交流、连接世界文明的重要渠道和方式，它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东西方文明的联通和融合。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别文学之一，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历史悠久、影响深远。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以及“文化自信”理念推动之下，中国文学对外译介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海外汉学家、本土译者、翻译研究者、比较文学研究者、本土作家和海内外出版机构等，对中国文学的翻译、推介和传播之广度、密度可谓前所未有。与此同时，中国文学译介成了国内翻译界和比较文学界研究的新热点。在此背景之下，简略回顾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译介情况，浅析中国文学与英语文学的互动影响及中国文学英译研究概况，并对国内英译研究进行评析和反思，以期管窥之举达抛砖之效，为中国文学英译研究进一步发展贡献绵薄之力。

一、中国文学英译及其影响述略

中国文学向外译介最早可追溯到南北朝时期的经文传译，如菩提流支翻译《大乘章义》到西域，刘世清翻译《涅槃经》至突厥等^[1]。而据现有文献记载，中国文学英译发轫于16世纪前后。英国作家兼文学评论家伯吞汉姆（George Puttenham, 1529—1590）在1589年出版的《诗艺论》中译介了两首中国情诗^[2]，堪为中国文学英译之滥觞。在之后四百余年中，中国文学在海外，尤其是在英语世界的译介方面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虽然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译介与当代文学创作的实际成就相比还有相当的差距”^[3]。

通过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1884）、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 1845—1937）、韦利（Arthur David Waley, 1889—1966）、庞德（Ezra Pound, 1885—1972）、施奈德（Gary Snyder, 1930—）、华兹生（Burton Watson, 1925—2017）、白芝（Cyril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华文化‘走出去’视域下中国文学在美国的译介、接受与影响研究”（17BY009）；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翻译方向’贾平凹小说英译模式考察”（2019M022）

作者简介：冯正斌，男，陕西勉县人，西安外国语大学博士生，西安科技大学人文与外国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文学翻译、英美文学。

Birch, 1925—)、霍克斯 (David Hawkes, 1923—2009)、费正清 (John King Fairbank, 1907—1991)、芮效卫 (David Tod Roy, 1933—2016)、宇文所安 (Stephen Owen, 1946—) 等汉学家对中国古代文学的译介, 通过闵福德 (John Minford, 1946—)、葛浩文 (Howard Goldblatt, 1939—)、蓝诗玲 (Julia Lovell, 1975—)、杜博妮 (Bonnie S. McDougall, 1941—)、沙博理 (Sidney Shapiro, 1915—2014)、韩斌 (Nicky Harman, 1950—) 等汉学家、翻译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译介, 西方世界以不同的形式接受着中国文学的滋养。海外出版机构对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现代中国小说丛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哥伦比亚中国现代文学读本》、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剑桥中国文学史》等, 都对在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译介极具影响力^[4]。同时, 中国的翻译家也在努力向外译介我国的优秀文学作品。辜鸿铭、张庆桐、苏曼殊、林语堂、钱钟书、杨宪益、孙大雨、欧阳帧、许渊冲、汪榕培等翻译家的译作涵盖从古典经籍、唐诗、宋词、元曲到明清小说几乎所有中国古典文学精粹。现当代中国文学的外译方面, 在国家资助行为和民间团体行为的共同推动下, “熊猫丛书”、《大中华文库》《今日中国文学》《中国文学 (英文版)》《路灯》《天南》等向英语世界译介了大量的现当代文学作品, 涵盖了鲁迅、老舍、曹禺、茅盾、沈从文、张爱玲、林语堂、萧红、莫言、贾平凹、北岛、顾城、阎连科、余华、金庸、王朔、张贤亮、周立波、苏童、王安忆、姜戎、冯骥才、毕飞宇、阿来等中国知名现当代作家的作品。在西方英语世界里, 中国文学的翻译对西方社会文化、文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世界文学浩瀚的海洋里, 国别文学的互动频繁。中国文学对西方文学的接受经历了明末清初的猎奇、抵触,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依赖、推崇, 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西学的过度崇拜的演变过程。可以说, 现当代中国文学无不与西方文学“血脉相通”。与此同时, 中国文学对西方文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尤其是英国和美国文学的发展历程中, 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中国痕迹”^[5]。美国文艺

复兴时期, 爱默生 (Ralph Waldo Emerson) 的超验主义学说借鉴和融合了孔子的儒家思想, 通过挖掘儒家典籍中安贫乐道的思想, 来对抗美国“物质主义”思潮并升华超验主义的内涵。爱默生个人对孔子更是推崇备至, “作为万世师表, 在基督降生前的大批哲学家中堪称第一”^[6]。爱默生被誉为“美国的孔子”, 这一称谓不仅表明了其本人在美国文学、思想、哲学史上的地位, 同时也彰显了孔子思想对爱默生的影响。

20世纪初, 一首《在地铁站》开启了美国现代诗歌之门。庞德因翻译唐诗获得诗歌创作灵感, 钟情于中国唐诗中的意象叠加, 并以此摆脱欧洲后维多利亚诗风的束缚, 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美国现代诗歌创作。假如没有庞德与中国诗歌的邂逅, 没有《神州集》的翻译, 没有他对大量唐诗的涉猎, 世界可能就会失去这样一位“20世纪最伟大的英语诗人”。20世纪五六十年代, “寒山诗”与“垮掉的一代”及“嬉皮士文化”等的互动与契合, 成就了美国第二次诗歌创作高峰。这一文学高峰缘起于韦利、施奈德及华兹生等人对于寒山子诗歌的翻译, 尤其是华兹生1962出版的《寒山诗100首》。早期零散的寒山诗歌译介并未改变寒山子在中国及英语世界默默无闻的状态, 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声势浩大的“垮掉派”运动揭开帷幕以后, 寒山子才逐渐以“垮掉派”偶像的形象进入美国读者的视野。韦利、华兹生、施奈德的译介成就了寒山子在英美世界“中国重要诗人”的地位, 并将美国诗歌创作推向新的高潮, 同时也使得寒山诗歌在国内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中国文学对英国文学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20世纪初, 英国著名汉学家、翻译家韦利通过英译汉诗打破了英国诗歌后维多利亚诗风的沉寂, 对诸多英美诗人的创作产生了影响, “沿着韦利开辟的道路, 庞德、宾纳 (Witter Bynner)、罗威尔 (Amy Lowell) 以及他本人都以中国译诗的形式创作出最好的作品”^[7]。

21世纪以来,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持续上升, 作为新型汉学的‘中国研究’正在海外蓬勃兴起。‘中国研究’关注当代中国问题, 侧重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国际关系, 其中也包括当代的中国文学和文化”^[8]。作为国家综

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文学吸引了西方读者更大的好奇与兴趣。“走出去”战略的实施、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等有力助推了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场域中的地位提升。美国著名汉学家葛浩文译著丰硕、深受市场欢迎便是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场域的地位提升的重要风向标。据统计, 葛浩文共翻译中国文学作品五十余部, 译介了以莫言、贾平凹、萧红、冯骥才、苏童、王朔、阿来、姜戎、毕飞宇为代表的二十多位中国现当代作家的作品, 在英美读者中接受效果良好。正如英国新生代汉学家蓝诗玲所言, 虽然中国文学要在英语出版中取得一席之地还需要付出更多努力, 但中国文学走向世界, 只是一个时间和投资的问题^[9]。进一步走向世界的中国文学将对世界文学产生更大的影响, 为人类文化的繁荣贡献更大的力量。

二、中国文学英译研究概况简析

国外汉学家及比较文学学者对中国文学的译介研究由来已久。斯洛伐克汉学家马立安·高利克(Marián Gálik)的《中西文学关系的里程碑》侧重于中西文学之间的互文性关系和姻缘关系研究^[10]; 美国汉学家金介甫(Jeffrey C. Kinkley)的文章《中国文学(一九四九~一九九九)的英译本出版情况述评》, 是按照时间梳理现当代作品的翻译现状的代表作^[11]。澳大利亚汉学家杜博妮的《虚构的作者与想象的读者: 二十世纪现代中国文学》结合中国社会、历史语境和西方文学传统, 评述中国现当代文学, 分析了传播不力的原因^[12]。英国汉学家蓝诗玲在英国《卫报》上的文章《大跃进》中指出, 英美出版商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缺乏文学价值, 仅仅是政治的传声筒。此外, 汉学家葛浩文、安德鲁·琼斯(Andrew F. Jones)、马悦然(Goran Malmqvist)等的访谈均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中国当代文学在英美译介的问题。但是, 国外研究更多的还是以汉学研究为出发点的探讨, 实质意义上的译介研究并不多, 毕竟我们才是要积极“送出去”的发起者。随着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 中国文学在国外的译介和传播研究越来越受到国内翻译学界和比较文学界的关注。在此背景之下, 翻译

学界和比较文学界形成了一批“中国文学译介”高水平研究团队。例如, 以上海外国语大学谢天振教授为核心的中国文学译介研究团队, 以华东师范大学张春柏教授、袁筱一教授为核心的中国文学译介研究团队, 以南京大学许钧教授、刘云虹教授为核心的中国文学译介研究团队, 以四川大学曹顺庆教授为核心的中国文学译介研究团队, 以及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的译介研究团队等。这些团队策划举办了多场以中国文学译介为主题的具有影响力的学术研讨会, 团队成员承担了诸多文学译介相关的基金项目, 并发表了大量关于中国文学译介的高水平系列论文、专著等, 在中国文学海外译介研究方面起到了标杆性的引领和推动作用。由张健、刘洪涛、石江山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21世纪北美中国文学研究著译丛书》, 由查明建教授主编,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中国文学译介研究系列丛书》, 以及由曹顺庆教授主编, 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中外文化与文论》论文集刊等, 可谓是近年来国内中国文学译介研究的标志性成果。

与此同时, 越来越多关于中国文学译介研究的科研课题获得各级社科基金项目资助, 其研究范围覆盖断代史研究、国别史研究、经典案例研究、译者研究、译本比较等各个方面。近年来(2012至今), 关于中国文学译介研究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年均超过10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立项有: 中国网络小说外译及其社会效益研究(2019)、理雅各《春秋》英译注疏话语研究(2019)、企鵝版中国文学经典的翻译与传播模式研究(2018)、《楚辞》百年西传得失与中国典籍的译介路径研究(2018)、汉语古诗英译策略的体系建构与运行机制研究(2017)、中华典籍英译云平台的建构及应用研究(2017)、唐诗翻译在当代美国的接受和影响研究(2016)、中国文学外译批评研究(2016)、美国《文心雕龙》研究史料整理与翻译研究(2015)、翻译社会学视阈下中国当代小说译介模式研究(2015)、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译介模式研究(2014)、《道德经》在美国的译介与接受研究(2014)、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英语国家的翻译和接受研究(2013)、中国当代小说的英译研究

(2013)、建国后三十年小说英译研究(2012)、国家翻译实践中的“外来译家”研究(2012)等。据笔者统计,近年获准立项的中国文学译介研究课题有所增加,但是与翻译学科的总立项数相比,“文本的译介与传播成了近期翻译研究考察的一个热点,重点考察翻译活动及其产品的对外传播过程,分析具体成效及原因,但比重不大,没有形成规模效应”^[13]。因此,国家对于中国文学译介项目的投入仍需持续投入,学界同仁仍需加倍努力,争取收获更多的创新性研究成果。

除了科研立项、专著撰写之外,发表期刊论文是国内学界交流中国文学译介研究成果的主要渠道。截至2019年7月31日,通过CNKI高级检索主题词含有“译介”并包含“中国文学”,经过筛选排除共查找到中国文学在英美国家译介研究直接相关的博士论文48篇,其中19篇关注中国古典文学译介问题,如《〈史记〉英语译介研究》(魏泓,2018)、《中国戏剧典籍译介研究——以〈牡丹亭〉的英译与传播为中心》(赵征军,2013);8篇专注于现当代中国文学译介研究,如《文化转向视域下的莫言小说英译研究》(孙宇,2017)、《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现当代小说在美国的译介与传播》(崔艳秋,2014);10篇以英译译者研究对象,如《架设东西方的桥梁——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研究》(岳峰,2003);9篇关注中外文学关系,如《弱小民族文学的译介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民族意识》(宋炳辉,2003);1篇关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仓央嘉措诗歌翻译与传播研究》(荣立宇,2013);1篇为中国文学对外译介模式研究,《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模式研究——以莫言作品美国译介为例》(鲍晓英,2014)。从统计分析来看,博士论文研究略偏好中国古典文学,这与古典文学作品的异域传播业已经受足够的历史沉淀,同时其研究数据更具可靠性与充分性有关。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英译研究数量有限,这也反映了少数民族文学译介量不足的事实。中西文学关系和译介模式研究的占到相当的比例,说明学界对比较文学、译介学、接受影响研究关注意识增强。

通过CNKI高级检索主题词含有“译介”并包含“中国文学”,共查找到CSSCI期刊论文260余篇,

其中关于中国文学英译研究的论文100余篇。笔者将范围进一步缩小,以“中国文学走出去”为主题,共检索到论文33篇,其中以中国古代文学为例探讨“走出去”问题的论文5篇,如鲍晓英的文章《“中学西传”之译介模式研究——以寒山诗在美国的成功译介为例》从拉斯韦尔传播模式出发,以寒山诗在美国的成功译介为案例,考察其译介传播过程,总结其成功西传的经验,探索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译介模式,以期给“中学西传”提供经验和参考^[14];以中国现当代文学为例探讨“走出去”问题的论文17篇,如吕敏宏的文章《中国现当代小说在英语世界传播的背景、现状及译介模式》参照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的数据库资料,按照民国时期、十七年文学时期、改革开放时期来分类,以改革开放时期为重点,梳理了每一时期的中国现当代小说的英语译介传播状况^[15];哲学阐释性译介思考类论文11篇,如曹丹红、许钧的《关于中国文学对外译介的若干思考》指出,“随着文学文化‘走出去’日益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有越来越多的社会各界人士参与到相关问题的讨论之中。然而,由于参与讨论者来自不同领域不同层次,再加上媒体的聚焦放大,使得讨论不时呈现混乱局面。一方面看似发言者众,另一方面却是观点和意见的重复,某些观点未经深思熟虑就已发表,随即很快在人云亦云间扩散,导致形成了诸多认识误区”^[16]。从分析数据上看,译介研究热度较高,成果丰硕,但多数研究仅仅关注经典作品、知名作家,以典型案例为依据探讨中国文学英译问题者居多,关注少数民族文学、网络小说及非主流作家的研究涉猎较少。

三、国内英译研究的得与失

无论是从研究的数量,还是从研究群体的体量上讲,中国文学英译研究都是近年来语言学、比较文学、中国文学、世界文学、传播学等领域关注的热点之一,成果产出不凡。这些研究和译介活动共同推动着“东学西渐”,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带来了积极意义,推动着中国文学走向世界。

首先,这些研究成果不仅能为中国文化“走出

去”战略提供可资借鉴的方案,同时“这一课题的研究对中国当下的文学创作与文化建设具有启示意义”^[17]。中国文学海外译介反哺中国文学的例子也有很多。深受孔子思想影响的爱默生不仅对惠特曼(Walt Whitman)等美国作家的创作产生了影响,同时也影响了中国的张爱玲、郭沫若、海子等诸多作家的创作。中国的新诗运动主将徐志摩等人深受惠特曼的影响,这便是国别文学之间良性循环、反哺互惠的典范。

其次,通过译介研究,我们发现中国文学的影响力有待提高。以轰轰烈烈的《大中华文库》翻译项目为例,在已经出版的近200册中国作品中,“除个别几个选题被国外相关出版机构看中购买走版权外,其余绝大多数已经出版的选题都局限在国内发行圈内,似尚未真正‘传出去’”^[18]。

再次,译介研究可以帮助我们重新审视中国文学。国内外研究视角的互补、互证可以提供别样的洞见,从而启发我们调整、优化内部研究。例如,寒山诗在西方经典化过程的研究就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国内已有的诗歌史,从而促使我们以全新的视角去发掘寒山诗新的审美价值。

任何繁荣的背后往往都隐藏着浮华,繁花似锦的中国文学译介研究事业也不例外。其一,部分研究密度极高,难免观点陈旧,资料重复,人云亦云。以“莫言小说译介”为例,仅2016年一年就有多本专著出版,如贾燕芹博士的《文本的跨文化重生:葛浩文英译莫言小说研究》、鲍晓英教授的《莫言小说译介研究》、孙会军教授的《葛浩文和他的中国文学译介》等。通过CNKI检索“莫言+译介”主题词,共有博士学位论文10余篇,硕士学位论文50余篇,CSSCI来源期刊文章近100篇。笔者绝无诋毁各位作者之意,我们真挚地认同多数学者的观点创新、方法创新等,他们不断地以新的视角介入莫言英译研究,不乏真知灼见。然而,如此高密度的研究,难免会有重复劳作之嫌。

其二,描写性研究正在吞噬规约性研究,大有文化研究独大之势。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无疑是翻译学科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霍尔姆斯(James Holmes)、佐哈尔(Itama Even-Zohar)、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等人确立了目的语在翻译中的核

心地位,将翻译研究从文本对等中解脱出来,将翻译活动作为一种历史事实来看待,从文化语境审视翻译这一既成事实,这样的主张无可厚非。然而,纵观国内的中国文学英译研究,大有堕入“翻译必言‘文化学派理论’”之趋势。似乎只有解构“翻译必言‘信、达、雅’”,方能在翻译界著书立说,然而文化学派的本意大概并非如此。正如赵彦春所言,“目前,文化派议论开辟的译学道路正引领着国人走将下去。的确,近几十年我们似乎‘失去了自我’,即便偶有自己的声音,灵魂却是他人的”^[19]。

其三,“走出去”的目的是构建理论自信,建构中国话语体系。然而,纵观目前的译介研究,多数以西方理论为依据,大有“唯西是从”之嫌。译者比较研究中,西方中心主义思想深入骨髓,几乎统一认同西方所谓翻译即为“译入”的观点。葛浩文、宇文所安等西方译者的研究几乎成了译者研究的全部,西方中心主义思想深入骨髓。通过检索我们发现,国内对许渊冲先生这样在世界译坛享有盛誉的中国译者的高质量专题研究虽不能说凤毛麟角,但也只有1部专著、10余篇博士论文和290余篇CSSCI期刊论文。“西方中心主义思想”貌似已深入我们的骨髓,侵入我们心脾。笔者于2016年在西北大学(中国)聆听了德国著名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的讲座。他在论及中国文学外译问题时明确表示,即使中国人自己翻译出来,他们(西方汉学家)也不会接受,无论翻译本身的好与坏。西方学者的东方主义视角昭然若揭。东西方文化误解使然,尚可谅解。然而,我们的研究也以相同的意识指向发展,就不能不令人担忧。

四、结语

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和影响研究受到高度关注,相关课题成为近年来国内翻译学、比较文学、语言学和历史专业的研究热点。学界出现了一批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形成了一批“中国文学译介”高水平研究团队,中国文学英译研究也成了一门显学。但是,国内中国文学英译研究的维度、深

度或许与表面的繁华相悖相斥, 存在着一些亟待关注、探讨及解决的问题。笔者梳理了中国文学英译历史及其影响, 回顾了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数百年的传播、交融和浸淫, 在概述高水平论文发表、国家资助立项、研究团队建设等相关情况的基础上, 对国内英译研究进行评论和反思, 将有益于我们进一步理清研究思路, 明确问题导向, 推进中国文学英译研究健康发展。我们相信,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 中国文学必将进一步走出国门, 承担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使命。

参考文献

- [1] 侯秀然. 中国文学海外译介述略及启示[J]. 出版发行研究, 2016(12):110.
- [2] 党争胜. 中国古典诗歌在国外的译介与影响[J]. 外语教学, 2012(3):96.
- [3] 李朝全. 中国当代文学对外译介成就概述[N]. 文艺报, 2007-11-06(3).
- [4] 黄立. 英语世界中国文学译介与研究的得与失[J]. 中外文化与文论, 2013(24):178.
- [5] 黄立. 英语世界中国文学译介与研究的得与失[J]. 中外文化与文论, 2013(24):179.
- [6] 钱满素. 爱默生和中国[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6:63.
- [7] 李冰梅. 韦利与翟里斯在英国诗转型期的一场争论[J]. 外国文学评论, 2012(3):218.
- [8] 王洪涛. 社会翻译学视阈中中国文学在英国传译的历时诠释[J]. 外语学刊, 2016(3):150.
- [9] 孙敬鑫, 蓝诗玲. 英国新生代汉学家[J]. 对外传播, 2012(6):61.
- [10] 马立安·高利克. 中西文学关系的里程碑[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 [11] 金介甫. 中国文学(一九四九~一九九九)的英译本出版情况述评. 张柠, 董外平编. 思想的时差(海外学者论中国当代文学)[A].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 [12] Bonnie S. McDougall, Kan Louie. The Literature of Chin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M]. London:Hurst & Company, 1997.
- [13] 张威. 我国翻译研究现状考察——基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00-2013)的统计与分析[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5(1):111.
- [14] 鲍晓英. “中学西传”之译介模式研究——以寒山诗在美国的成功译介为例[J]. 外国语, 2014(1):65-71.
- [15] 吕敏宏. 中国现当代小说在英语世界传播的背景、现状及译介模式[J]. 小说评论, 2011(2):4-12.
- [16] 曹丹红, 许钧. 关于中国文学对外译介的若干思考[J]. 小说评论, 2016(1):56.
- [17] 曹顺庆. 教育部社科基金重大投标项目特稿:英语世界中国文学译介与研究[J]. 中国文化与文论, 2013(24):2.
- [18] 谢天振. 中国文学走出去:问题与实质[J]. 中国比较文学, 2014(1):2.
- [19] 赵彦春. 翻译学归结论[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5:13.

On Domestic Studies of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Feng Zhengbin

Abstract: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have exerted a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English literature. Both the classics and the modern masterpieces in Chinese literature are constantly interactive with English literature in various ways.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Going Global* strategy,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from the domestic academic circle. Hence, based on a brief overview of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its interactive effect on both parties, a tentative analysis of domestic studies of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is conducted with the focus on criticism and reflections, hoping to shed new light to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Key words: *Chinese Culture Going Global*;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 of English translation; overview and reflections; influence and reception